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火牛衝敵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

詩曰： 昔日田單曾保齊，今朝尚志效馳驅。千牛奔突如風掃，宋將安知備不虞？

卻說岳元帥和眾將顧不得性命，冒煙突火衝下山來。岳雲在煙霧裡遇著王佐，認做是父親，一把抱住，當先走馬前行。可憐眾人都燒得焦頭爛額！逃至水口，祇見那楊虎趕來，遇見了眾人道：「那邊去不得！橋已被他們拆斷了！」正在危急，忽見韓二公子駕船來，接應上船，送過斷橋那邊。上岸來至王佐寨門首，岳爺道：「我兒放王叔父下來。」岳雲把王佐放下。元帥道：「賢弟請回寨罷！為兄的去了。」

王佐拜別回寨，怒道：「又是岳飛好相與，如此兩次害他，他並無害我之意。那楊么我如此待他，他反如此待我！」心中恨恨不平。

且說岳爺回城，進帥府坐定，吩咐眾人各自回去將養，不提。

那王佐來見楊么，說：「火燒君山，又被岳飛逃去。」楊么道：「你領了家小回去，記你功勞便了。」王佐領了家小回寨，不提。

再說楊么因此計不成，心中不樂，忽見嘍囉來報：「啟上大王，今有德州王崔慶奉旨帶兵前來。」楊么道：「崔慶既到，令伍尚志去打澶州。」伍尚志得令，就領嘍囉來至澶州城下討戰。軍士報進帥府，岳爺聞報，帶領眾將出城，擺成陣勢，但見伍尚志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手掄方天戟，坐下銀鬃馬，大聲叫道：「來將莫非岳飛麼？」元帥道：「然也！你是何人？」伍尚志道：「我是通天大王麾下官拜大元帥伍尚志是也！」岳爺道：「看你相貌魁梧，像個好漢，何故甘心事賊？何不改邪歸正，建立功名？倘不知悔過，一旦有失，豈不可惜！」伍尚志道：「岳飛，休要搖唇鼓舌，且來認我手段！」說罷，舉起畫杆方天戟，劈面刺來。岳爺擺動灑泉槍架開朝。兩個一場好殺！但見：

二將陣前生殺氣，跑開戰馬賭生死。岳飛槍發龍舒爪，尚志戟刺蛇伏起。槍去不離胸左右，戟來祇向心窩裡。三軍擂鼓把旗搖，兩邊吶喊江潮沸。自來見過多少將軍戰，不似今番無底止。

兩人戰到百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伍尚志回山，見了楊么奏道：「岳飛本事高強，不可力敵，祇可計取，臣有一計：要水牛三百隻，用松香瀝青澆在牛尾上，牛角上縛了利刃。臨陣之時，將牛尾燒著，牛痛，自然往前飛奔衝出。岳飛縱有十分本事，焉能對敵？必然擒獲。」楊么聞言大喜，即傳旨取齊水牛，交與尚志。尚志帶了水牛回營，當晚準備停當。

次日，將火牛藏於陣內，一馬當先，至城下討戰。城內岳元帥率眾將出城。尚未交鋒，伍尚志將火牛燒著。那牛疼痛，便望宋營中衝來，勢不可擋。元帥看見，大叫：「眾將快退！」眾將一齊回馬。那水牛負痛，亂撞亂衝，如崩山倒海一般。這些軍士但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腳，飛奔入城，將城門閉上。人馬被火牛衝死不計其數，元帥心中優悶。伍尚志見岳爺大敗進城，鳴金收軍。

過了一夜，又至城下來討戰。岳爺吩咐且將「免戰牌」掛出，再思退敵之計。當時伍尚志見了，哈哈大笑：「岳飛真乃無能之輩。祇敗一陣，不敢再戰也。還要做什么元帥！」隨命軍士拔寨收兵，上山來見楊么，將火牛之事奏聞：「今岳飛閉了城門，掛起『免戰牌』，不敢出戰，請旨定奪。」楊么大喜道：「元帥辛苦，且暫停兵。孤家另思破城之策。孤家有一公主，招卿為駙馬，可於今晚成親。」伍尚志叩頭謝恩。

當日，於殿上掛燈結綵。命宮女扶公主出來，就在殿上拜了楊么，然後與伍尚志交拜，送進宮中合巹，花燭已畢，楊么又賜眾臣喜宴筵席。伍尚志陪飲至更深方散，回轉宮中，祇指望：秦晉同盟，成兩姓綢繆之好；朱陳媲美，締百年燕婉之歡。那知這位公主雙眉含怨，兩淚交流。伍尚志那知就裡，祇道是嬌羞怕醜，叫侍女們俱回避了，便上前去溫存，低語叫道：「公主！夜深了，請安寢罷！」那公主驀地向胸前扯出一把佩刀來，把在手中，指著伍尚志道：「你休想無禮！我非楊么之女，若要成親，須要我哥哥作主；若不然，就拚個你死我活。」伍尚志大驚道：「不知今兄是誰？小將如何曉得？我和你既為夫婦，自然聽從。且先放下兇器，慢慢的與小將說明便了。」那公主兩淚交流道：「妾家姓姚，楊么將我父母兄弟一門殺盡，劫搶家財。那時妾身年方三歲，楊么將我撫為己女。我祇有一姑母之子表兄岳飛，現為宋朝元帥。須得見他與我報了殺父之仇，方雪我恨。今你堂堂一表，不思報國立功，情願屈身叛逆。妾身寧死，決不從你罵名萬代也！」伍尚志聽了這番言語，低頭一想，便道：「公主之言，果是不差。我想楊么貪殘暴虐，諒不能成大事。但今令兄現為敵國。如何好去見他？既是公主如此說，小將焉敢冒犯？且名為夫婦，各自安寢，瞞過楊么，待小將覷便行事便了。」公主謝了，各自去安歇，不提。

且說一日楊么昇殿，聚集眾官，商議去打澶州。伍尚志奏道：「岳飛守住城郭，不肯交戰，一時難以取勝。不如遣人議和，兩下罷兵息戰，再看機會何如？」旁邊閃出余尚文奏道：「臣有一計，可破澶州。大王可傳旨，著人在於七星山上搭起一臺，待臣前去作起『五雷法』來，召遣天將進城去取了岳飛首級，其餘就不足慮也！」楊么准奏，即刻傳旨，在七星山搭起一座高臺。余尚文辭了楊么，即前往臺上作法。

再說牛皋在碧雲山上出家，你道他這個人那裡受得這般淒涼？這一日瞞了師父，偷下山來閑走。走了一回，進林子去，揀塊石上坐下歇息。忽見一隻水牛奔進林來。牛皋看時，祇見牛角上繫縛著利刃。原來是伍尚志的火牛逃走來的。牛皋上前一把拿住。想著：「我每日吃素，實是難熬。今日天賜此牛來，想是與我受用的。若不然，為甚麼角上帶了刀來？」就將角上的刀解下來，把牛殺了。就在石中敲出火來，拾些枯枝，把牛煨得半生不熟的。正吃得飽，忽見道僮走來叫道：「師兄，師父在那裡喚你，快去，快去！」

牛皋上山，進洞來見了老祖。老祖道：「牛皋，你既出家，怎的瞞我開單？我這裡用你不著，你依舊下山去助岳飛，擒捉楊么罷。」牛皋叫聲：「師父！徒弟去不成了！」老祖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牛皋道：「我的盔甲鞍轡兵器，俱已放在井裡；馬匹又是師父放去，叫我如何上陣？」老祖道：「你且隨我來。」牛皋跟著老祖，來至山前井邊。老祖向井中喝一聲：「快將牛皋的兵器等件送上來！」言未畢，忽見井中跳出一個似龍非龍、似人非人的物事來。將牛皋的盔甲鞍轡雙劍一齊送上。老祖叫牛皋收了。那物仍舊跳入井中。牛皋道：「原來師父養著看守物件的！」老祖又將手向山頂上一招，那匹馬長嘯一聲，飛奔而來。

牛皋把盔甲穿好，又把鞍轡放在馬背上，伏身跪下道：「弟子前去上陣，求師父賜幾件法寶，也不枉在這裡修行一番！」老祖向袖中取出一枝小小箭兒，遞與牛皋。牛皋接過來看了，便道：「師父，這樣一枝小箭要他何用？」老祖道：「我不說，你也不知，此箭名為『穿雲箭』，倘遇妖人會駕雲的，祇要將此箭拋去，百發百中。」牛皋道：「這一件不夠，救師父再添幾件裝門面。」老祖又向袖中取出一雙草鞋來，付與牛皋。牛皋笑道：「徒弟上陣，穿著靴子不好？又不去挑腳，要這草鞋何用？」老祖道：「牛皋，你休輕看了這草鞋！這鞋名為『破浪履』，穿在腳上，踏水如登平地。那楊么乃是天上水獸下凡，非此寶不能服他。」牛皋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又是寶貝了。求師父索性再賜幾件好些的與弟子。」老祖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寶貝，還有兩丸丹藥你可拿去。一九可救岳飛性命，留著一九日後自有用處。」即在袖中取出一個小葫蘆，傾出兩顆藥丸，付與牛皋。

牛皋收了，便道：「弟子不認得路徑，求師父叫個小道童引我一引。」老祖道：「這也不消，你且上了馬，閉了眼睛。」牛皋依言上馬，將雙眼閉了。老祖喝聲：「起！」那馬忽然騰空而起。耳根前但聽見颼颼風響，約有半個時辰，那馬就慢了。祇聽得耳邊叫道：「值日功曹，丁甲神將，速降壇前，聽我法令！」又聽見不住的劈拍之聲。牛皋睜開眼睛一看，那馬就落下山前，卻見一個道人在臺上作法。牛皋下馬，走上臺來，那余尚文見一個黑臉的，認做是召來的黑虎趙玄壇，便將令牌一拍道：「神將速進澶州

城去，把岳飛首級取來，不得有違！」牛皋應道：「領法旨！」一鎗打去，正中腦門，取了首級下臺，上馬往澶州而去！那臺下的嘍囉聽得聲響，上臺來看，卻見余尚文死在臺上，又沒了頭，慌忙報知楊么。楊么好生煩惱，傳旨收屍盛殮，暗暗察訪奸細，不表。

且說牛皋到了澶州，進帥府來見了岳爺，把路遇余尚文作法打死之事說了一遍。岳爺就命將首級號令，便問牛皋：「一向在何處安身？」牛皋道：「祇東遊西蕩，沒有定處，故此復來。」岳爺心中疑惑，便寫書一封，命牛皋：「暫時去幫助韓元帥，另日再來取你。」牛皋接了書，辭了岳爺，上馬來至水口，見了韓元帥。參見已畢，將書呈上。韓元帥接過看了，卻是岳爺要他探出牛皋這幾時的行藏。韓元帥隨命擺酒接風。

過了一日，韓爺對牛皋道：「我看將軍英雄義氣，本帥欲與將軍結為兄弟，萬勿推卻！」牛皋道：「小將怎敢！」韓爺道：「你與岳元帥原是兄弟，本帥亦然，休得謙遜！」遂吩咐左右擺下香案，與牛皋結為兄弟，入席暢飲。飲酒中間，牛皋便把打碎御酒壇被岳爺趕出之後，遇著神仙，收為徒弟，直至殺牛開戒，贈寶下山之事，盡情說出。韓爺道：「為兄的不信，可試與我看看。」牛皋就取出草鞋來穿了，一同韓爺出寨。跳下水去，果然在水面上行走，如履平地一般。韓爺大喜，暗想：「我家有此異人，何愁楊么不破？」遂暗暗修書回復岳元帥。

次日將晚，牛皋來稟韓元帥道：「小將到此，並無功勞，閑坐不過，今夜須去巡湖。」韓爺應允。當夜，牛皋駕著一號小船，出湖巡哨，恰遇楊么手下的水軍元帥高老龍，也駕著三四號小戰船來巡湖。牛皋見了，便叫水手：「且慢行！」卻穿上草鞋，踏在水面上，走到賊船邊。高老龍看見，祇道是湖神顯聖，就跪在船頭上叩頭道：「弟子高老龍，明日設祭，仰望神明護情！」牛皋道：「快擺香案！」隨走上船頭，這一鎗，將高老龍打死。回身又將船上水手，盡皆打落水中。後面這幾隻小船，飛也似逃回去了！牛皋撐了戰船，回寨報功。韓元帥記了功劳薄，差人報知岳元帥。岳爺尋思：「倘被賊人放炮打死，如何是好！」忙傳令到水寨，令牛皋回進澶州。

那邊巡湖水卒逃回山中，報知楊么：「高元帥巡湖，被宋將殺死。」楊么好生焦躁：「宋朝出此異人，如何是好！」旁邊閃過副軍師余尚敬，奏道：「臣能『駕雲』之法，待臣今夜飛進澶州，必要取岳飛之首，一來分主公之憂，二則報殺兄之仇。」楊么准奏。當夜，余尚敬將一方小帕鋪在地上，噴上一口法水，將身坐在帕上，念念有詞，忽然騰空飛起，竟往澶州城中，來到帥府，正值黃昏。恰好牛皋在韓營回來，元帥正在帳中盤問牛皋說話，眾將兩邊侍立。余尚敬見下面人多，不好下手，祇在半天裡如風箏一般，飄來飄去。卻被牛皋一眼看見，說道：「詫異！是甚麼東西！不要是師父所說的那話兒嚇！待我來試試箭看。」就將那枝「穿雲箭」望空拋去。但聞哄嘯一聲響，半天裡掉下個人來。牛皋一把拿住，取了穿雲箭，將那人綁了，來見元帥。元帥審問明白，卻是余尚敬。元帥吩咐即時斬首，號令在城上。那邊探子報知楊么。楊么分驚慌，就與眾將商議。屈原公奏道：「再去調長沙王羅延慶。臣已練一陣圖，等齊了，就與岳飛決一雌雄。」楊么准奏，即去調兵發馬，不提。

再說那王佐自從領了家口回寨之後，祇管感念岳元帥的義氣：「如今不若到西耳木寨去，邀了嚴奇，一同歸順岳無帥，以報他之恩義，豈不是好？」主意定了，即來見嚴奇說：「岳飛如此義氣英雄，況楊么這般行為，必非對手。愚意欲與兄同去歸順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嚴奇道：「我想楊么終非成大事之人。久聞岳侯忠義，禮賢下士，若承挈帶，實為萬幸！」

話還未絕，旁邊走過一員小將，乃是嚴奇之子，名喚嚴成方，年方十四，使一對八棱紫金錘，猛勇非常，上前叫道：「爹爹不可聽信王叔叔之言，長他人之志氣。孩兒聞得岳飛有一子，名喚岳雲，也使兩棲銀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待孩兒明日與他比比武藝，若果然勝得孩兒，情原歸降；若勝不得孩兒，叫岳飛早早收兵回去，休教殺個片甲不留。」嚴奇對王佐道：「我兒之言，亦甚有理，免得被他們看輕了。」

王佐祇得辭別回寨，悄悄地來至澶州城下，對守城軍士說知，要見岳元帥。軍士報進帥府，牛皋在旁聽得，大罵道：「這個狗頭，幾次三番來哄騙我們，今日又來做甚麼？且待我去拿他來，砍他七八段，方泄我胸中之恨！」提了雙鎗，怒衝衝的去殺那王佐。正合著常言道：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不知王佐逃得性命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